

第一百零四冊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七

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八

新纂雲南通志

盧漢頤  
纂



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五目錄

列傳七

清

段拱新

子昕 曜

張良伍 張讚乾 張凌雲

陳綱

楊娥附

凌以恭

劉彬

趙士麟

王思訓

陳時夏 楊永斌

張漢朱淳

段定輿

張仕敬 戴雄

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目錄

列傳八

清

傅爲許周於禮

於禮兄智

羅鳳彩

蘇霖渤

朱瑛

兄煒

李發甲程含章劉崑

舍章子承休

劉慥周樽龔綬

李因培

子翊翊子浩翊姪

尹均壯圖英圖

饒乙生楊桐王瑾

孫謙

陳萬里

子履和

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七

清

段拱新傳

子沂 瞻

段拱新字捷元安寧人恩貢生有學行以教讀養親身無私蓄親壽日雖遠道必歸祝孺慕至老不懈學友趙廣生病危以妻子託即舍館其家教誨經理之子成立然後歸掌教昆明書院一時登甲乙榜者多出其門暮年除永平教諭辭不就舉鄉飲大賓年益高行已益淳謹接物益謙撝大府每舉其品以風勵三迤士紳云子二昕瞻皆登進士

昕字浴川號皆山拱新長子康熙庚辰進士孝友寬厚學博才高文名藉甚除閩之連城縣民健悍習鬪昕廣置庠塾購五子書分給書

社課以孝弟忠信之行民風不變邑田賦不均听清勘欺隱配糧以  
田賦無偏重俗溺女听感以天性惕以律法生女始多存者隣郡陳  
五顯等藉荒肆掠伏黨於邑听擒之賊畏不入境復請糶減值捐穀  
賑饑不及炊者濟以餅餌存活甚衆方三載科道以清廉保舉引見  
後除戶部湖廣司主事蒞事三月面奏乞致仕歸里後惟以循禮讀  
書教子孫勉族里身不入公府菽水藜藿晏如也著作甚富有皆山  
堂詩文集各若干卷詩餘四卷四六璫珩六卷溫泉圖經四卷子二  
一駒一驥皆登賢書

曠字晴川拱新次子康熙丁丑進士初任粵之靈山縣邑多陋規曠  
蒞任盡革之判事敏斷案無留牘三年入吏部戊子主秦試稱得士  
轉選司以清慎擢臺員巡中城時內府包衣人並內監以從駕避暑

辦理車輛短扣腳戶價值曠特疏論之直聲振中外川撫以限墾請  
立勸懲之法曠疏謂川土久荒招徠隨墾爲便若立法太嚴州縣顧  
惜考成必多捏報攤派之弊愈允報罷諸所論奏皆稱旨朝諭翕然  
推之以微誤罷歸家居十年特詔補臺員許密摺言事多所條奏不  
敢存稿丙午以御試一等主豫試復命日即乞身得致仕曠識見高  
明持身清慎遇事敢言不愧臺臣云有浴日詩集子一鱗登賢書安寧州志  
贊曰拱新飭躬律度作範後昆二子彬彬實開風氣曠之浴日詩集  
已失傳昕之皆山堂詩載滇南詩略俊逸清新各體兼擅評者謂其  
牢籠衆有凌跨前哲可稱爲李何良非阿也

張良伍張讚乾張凌雲傳

張良伍字葆孺又字允侯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爲元明威將

軍入滇家石屏州世有隱德曾祖汝橋舉鄉飲大賓祖煜然歲貢生  
官訓導父一甲明崇禎庚辰進士累官至太僕良伍篤學有志向入  
郡庠食餼飲酒可一石醉則歌吟睥睨旁若無人教子若孫遵太僕  
家法足不履公門以是爲邦國重吳三桂建僞號開科取士士往者  
如鷺良伍避山村中以樵牧自晦有司迫之力言母老需侍養卒不出  
後二年母殂三桂亦敗舉明經年四十矣良伍恂恂無矜躁容嘗  
以善退爲學志不欲上人若無甚岸異者顧其於忠孝大節確乎有  
不拔之操自謂責育無以過其生明天啓甲子卒康熙戊寅年七十  
有五歿後五月而部選南寧訓導之文至良伍方易簣猶思太僕宦  
蜀事悲不自勝而曰吾今乃可見吾祖若父於地下矣其孝謹有足

多者

儲大文撰神道碑  
呂履恆撰墓表

張讚乾字襄哉自號永思世居岐山先世有曰子敬者官黎州化治  
華夷遂家焉於是世有名世顯宦而讚乾之父某以純孝旌於朝讚  
乾幼俊偉潛心經史見稱於長老而篤孝於其父十八歲補弟子員  
後教授龍山書院生徒至者問之曰子之從吾遊也將爲文章以弋  
功名富貴耶抑將有補於天地而爲人心世教作干城也讚乾之治  
家焉嚴其處身焉淡泊義利不苟成敗預決於機先康熙八年西選  
訓導知三桂之將叛退處田間辭不受命三桂亡當路上其事仁廟  
嘉之特授文林郎楚雄府教授卒官子虎占亦以幹略聞

馬汝爲  
撰墓誌

張凌雲字浚明濫溪其號也先世陝之鳳翔府岐山縣人其始遷祖  
恭明洪武間以吏目宦臨安之寧州樂其山川風俗遂占籍於備樂  
鄉嗣是登賢書掌烏臺歿而崇祀鄉賢者相望爲寧陽甲族十傳至

絅年六十一而生凌雲幼敏慧能出言成章康熙十年應童子試入泮吳三桂開府滇中欲招致凌雲凌雲丁父憂求終制服除避居撫湖孤山中讀書賦詩深自韜晦有司必欲強之出凌雲上書陳情力求養母累數千百言眞誠懇至當事者不能奪凌雲順逆之辨甚明而成敗之機已悉有難舉以告人者其後三桂叛而死從逆者皆罹禍凌雲超然獨無所與然困於塲屋無所寄其志遂肆力於詩著有瀘溪清紀一冊以明經進士卒於家卒後十餘日部選至授雲南府學訓導凌雲方少時絅以得子晚珍護之然於禮法終不令過差故凌雲事親孝其處世也敬而恕至誠所格雖遠邑他鄉亦皆思慕盛德歿而稱道弗衰凌雲生順治十四年丁酉卒雍正七年己酉年七

贊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言君子之仕懷道義以進退不耽祿以降志故有起屠鈞而立登輔佐絕旌帛而長往山林世異隆污而出處殊歸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三張一介之士確然拒逆藩徵命而不可移守死善道窮老而無悔其高風皎節勵貪立懦庶幾哉古逸民之流亞矣

陳綱傳

楊娥附

陳綱字五常易門人祖萬勝驍勇有肝膽萬曆時野夷叛圍城七日不解城將陷萬勝率諸子弟揮戈突出馳擊之賊莫測兵多少遂披靡去綱時年數歲比長任俠有祖風膂力絕人稱雄閭里間於時吳三桂爲總管鎮滇陰蓄不臣志招延天下材勇爲羽翼或召綱綱曰三桂不忠不孝不足與共功名鎮吾滇二十年內熒嬖妾外聽奸豎

既叛前朝寧能久事本朝平康熙四年新興士酋王耀祖舉義旗三桂親帥師伐之道出易門綱曰殺小盜易耳殛大盜乃見吾男三桂將入城綱隱雉堞間燃礮擊之肩輿折斃其輿折斃其夫三桂得不死怒欲盡坑城人城人怖懼忽雲霧晝暝若有介胄者千百人立城上其金甲神如關壯繆狀三桂跽祝曰不敢妄殺人縛渠魁來足矣縣令督指揮二械綱赴省二人相與言曰綱舉事吾輩與有謀焉獨械以往於心安乎綱曰死一人活萬人命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遂與父老訣就道見三桂不屈三桂愛其材欲宥之使爲己用先詰曰汝何故作賊綱罵曰汝大明故臣也闖賊犯宮闈君死矣范景文以下諸大臣死矣汝父以汝故膏賊刃死矣汝獨假申包胥之名乞秦庭師意豈眞急君父難哉爲一女子故甘事二姓且永曆父子崎嶇走蠻夷

中勢已窮蹙汝必欲購得之縊死五華坡汝豈復有人心哉朝廷封汝以親王予汝以重鎮汝猶陰蓄士馬招諸惡少汝自作賊而謂我作賊耶三桂繫綱於獄綱一夕破械出斬關奪門去衆莫敢遮留歸數日三桂遣其將八人率精兵數百往大索之不得八人者令曰綱不出盡殺汝宗綱乃出挺身前欲鬪父老止之因從容與約曰俟三日綱遂召父老親故與烹羊酌酒酣歌痛飲盡三日歡乃就檻車行易門人皆泣送之綱曰吾欲死則死欲生則生三桂終無如予何也至安寧州八人者懼其復逸鳩之綱飲酒毒發猶破檻出殺數人乃死剖其心并首級以獻三桂怒不生致綱斬八將綱死年僅二十三而同時乃有女子楊娥事

繆彤  
撰傳

楊娥者昆明人世爲黔寧王府武藝教習娥幼即工少林擊刺術趨

捷出諸兄上年十六嫁張某張亦黔府武衛及清師入滇黔寧王沐天波隨永曆帝西走兩家以族隨張某死於道吳三桂躡永曆於緬執之以歸天波先爲緬酋殺娥與諸兄雜兵間返抵昆明娥以是怨三桂甚及三桂弑永曆殺天波子忠獻於獄娥愈欲進刃三桂三桂出入戟衛甚盛娥殊無以爲計娥容色姣艷因設酒盧城西市而躬當盧吳藩帳下材官多惡少年見當盧者少婦容光煥人則相約爲聚飲戲謔及娥娥忍之一日出不意提狂鷺者一人擲籠觚沃沸瀋中衆怒來撲娥娥躍出街衢中立衆圍之娥復躍出數丈外娥先以金約臂履端錮精鐵先至者橫掃而逆格之皆夷傷顛蹶明日諸惡少以百十人至娥勁裝植立以待皆無敢近娥遂罷去於是三桂聞娥之美而勇欲納之後宮娥之爲是亦欲藉色藝進而殺三桂以償

國家之痛憤也遂受三桂聘入宮有日矣娥忽中傷寒疾不起滇人  
傷之多爲詩以張其事至今名其地曰楊娥酒肆云

王思訓 楊娥曲序

贊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方三桂稱王滇中專  
圻怙勢悖理干紀肆行荼毒士大夫脅息結舌潔身而遠引幸免于  
禍之及耳固未有倡一言以爲聲討者庸詎知正義之伸反出於武  
卒弱女子之倫乎綱慷慨就義娥懷仇先殞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然  
其名且與古仁人義士同垂丹篆視夫懷青紫苟合之徒其猶糞土  
哉

凌以恭傳

凌以恭字牧事晉寧人歲貢生通經籍敦節義康熙間遇僞藩之變  
晦跡林園乃忽爲僞臣所薦幸早覺挈家潛遁輾轉至鎮南又爲賊

帥劫之去旋以計脫尋獲妻子同入深山採枳自給不勝其困顧怡然曰風霜節概冰雪襟期梅花我師也於是有所感興一寓於詠梅之作凡九十七首舉成數稱百詠云以恭雖經歷險難數瀕於死而雅懷高致不廢嘯歌以故諸詩皆冲夷淡遠即其寄託亦微而不顯雖使褊心之人讀之亦足以消其躁戾之衷而歸於平正既竄深山數年賊滅始還居昆明石鼻村自署曰小結構在大山大水之間有營爲落無是無非之外又署曰小屋三間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個左看是他右看是他皆其託以言志者也蓋自是貧甚教授里中以著述自娛時雲貴總督廣寧王繼文聞其名強而見之諮詢治道以恭對曰迂生何知然以總制尊嚴民所瞻仰而日事遊讌無乃非盛德事乎繼文默然旣退人或咎之謂不宜遽觸其忌也以恭曰

心以爲非而不之告即負吾心矣敢媿婀以求合於世乎其峻直如此著述今無傳惟雲南府志載其石鼻村賞梅詩一首亦足珍矣

演繹  
清

贊曰以恭抗心希古肥遯居貞龜曳塗中鴻冥天外詠梅見志百世堪師乃師氏演繫已恨不得一讀今則珠沈已久更徒存想像而已石鼻村賞梅蓋不在百詠之內然曰高如巢許方稱癖清到夷齊不愧名一斑已見一臠可知豈貴多哉

劉彬傳

劉彬字玉章原籍霍邱以諸生幕遊至滇愛蒼洱之勝遂家焉其後裔移居永北故或以爲永北人父沒於沙漠彬獨往尋得屍歸葬以孝行稱才識豪邁喜論古今兵事成敗吏治得失其爲文蓋原本左

傳國策而以老泉子贍出之嘗論全滇形勢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志疆域之始也疆域之形勢雖輕重不同必各有扼塞險要爲有國者所宜留意也以天下論則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則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而守隘據險實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蠶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者或雜處於內地或環遶於沿邊無事則闢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爲勢即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論滇中疆域亦當較他省各殊使措置失宜將所藉以爲固者或非其所必爭所據